

A portrait of William Shakespeare, showing him from the chest up. He has a full, dark beard and mustache, and is wearing a dark, high-collared garment.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, textured brown.

莎士比亚

之《亨利四
世》



英汉对照
莎士比亚全集

Henry IV Part 1

Henry IV Part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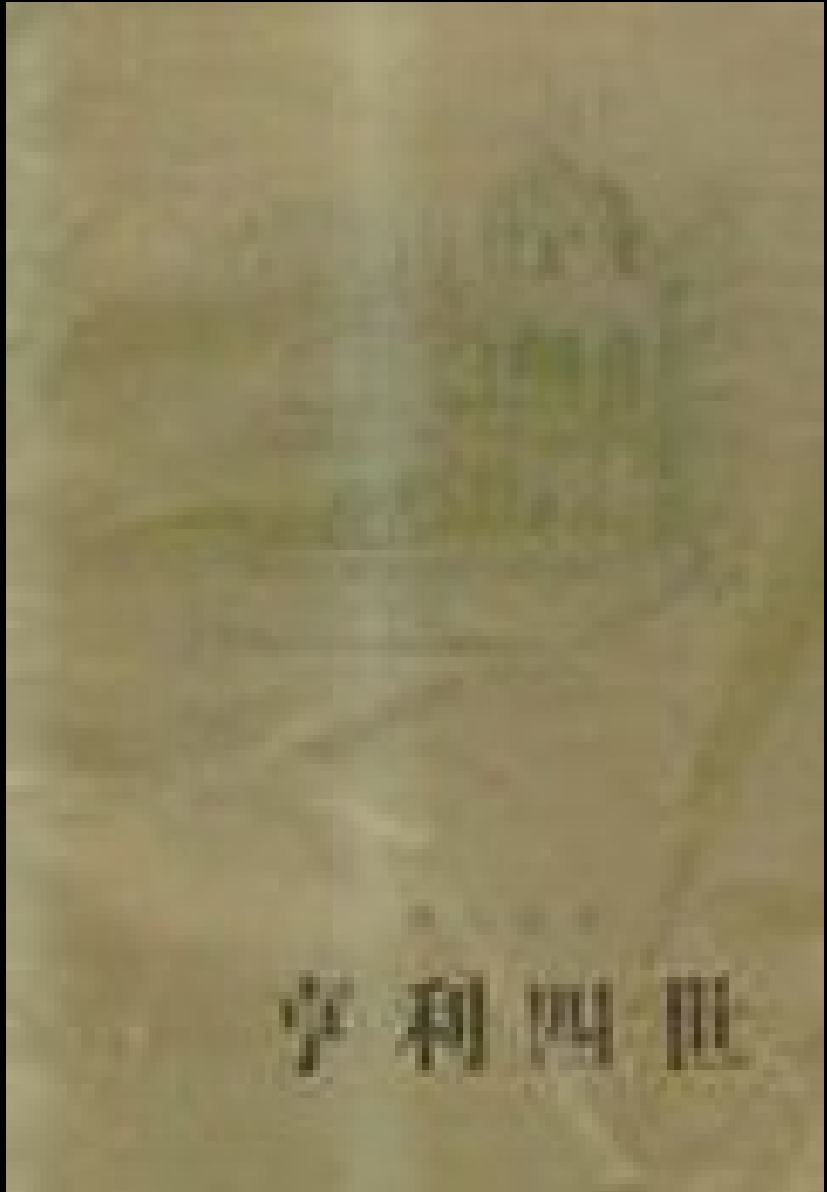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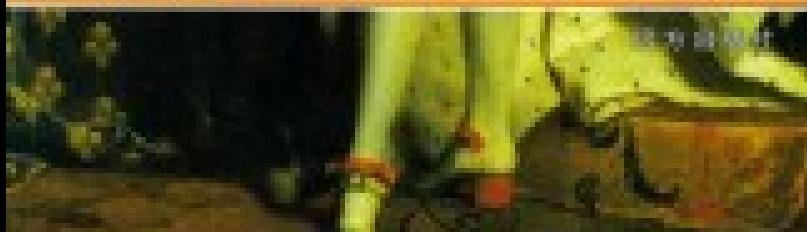
亨利四世 KING HENRY THE FOURTH

【莎士比亚全集】



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主人公。该剧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第一部，也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第二部。该剧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第一部，也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第二部。

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主人公。该剧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第一部，也是莎士比亚历史剧《亨利四世》的第二部。



亨利四世

写在前面的话

- 本来莎翁最出名的并非历史剧，有了悲剧的登峰造极和喜剧的别开生面之后，历史剧实在是人们在想到莎翁时最后才会记起的。
- 但是，我为什么会选择一部历史剧来写评论呢？不是因为我想另辟蹊径，而是因为学校图书馆只剩这一本莎翁的原著了，恨只恨我出手晚了一步。
- 刚开始读时还带点儿不情愿，后来就爱不释手了。文豪果然是文豪，那么枯燥的历史也能被他写的津津有味儿！

我眼里的亨利王

- 亨利四世，除了是一位封建君王，他还是一位父亲。我不想过多的评论亨利四世作为一位君王的功过，他统治的是好是坏，该由他统治下的人民去评价。但我想说，作为一位父亲，他是成功的。主要表现在他和哈尔的关系上。



，的位的要和自母可王就想尔都哈了除
子家王别都波为父，利，最哈们信除摒
儿图把给个茨成，子亨式他说臣相。王
的把拌留一霍波了孩。方，听大拌的利
器会这位何望茨罢的意活际，管这大亨
成不会王任希霍话家乐生之息尽里强让
不他不把的，的套自不的留一，底是能
个，也以中勇勇客低定他称俺见心量么
一征他可子英英是贬一评王爸可以力什？
是出；大王的让只时里批利经。是的有呢
止图上他个波好也同心是亨已神还言还子
不为身，三茨，过，他不当他精他流，孩
定、子子外霍调不子，可管了，外的
一场王儿另赏对这孩子话，尽来尔虎之己
中战的个，欣个信的孩好友。马哈成爱自
眼上劣四中王来相家的没狗尔立低人父信
的他颇有眼利以我人他准朋哈是贬三的相
王派个他人亨可但别评尔狐是还、沉的
利会一，世。修，耀批哈的还他尔说深定
亨不在尔在强身子夸人见他人，哈话、坚
在他赌哈，尔的儿爱有看侃的了评俗的
尔则来给子哈尔的总旦次调到来批。卷言
哈否未留王比哈己们一每是见回在尔卷流



- 亨利王最后对克莱伦斯王子的嘱托更是让人不禁感慨万千。“他爱你，克莱伦斯。你在你的兄弟们中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，你应该珍重他的这番心意，我的孩子……”，他知道托马斯是哈尔最爱的兄弟，所以他希望托马斯不要疏远哈尔，不要让他太孤单。看到这儿，谁不能为这份父爱深深感动呢？





VERDI **FALSTAFF** TERFEL

Pieczonka · Hampson · Röschmann

Shtoda · Diakova

Berliner Philharmoniker

ABBADO

福斯塔夫分析

——场景分析

福斯塔夫即便不是《亨利四世》中最出彩的人物，也算是绝对精彩的一个。

他有着与他的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称的形象，他不像是一位站立在我们面前的大腹便便的公爵，而像是一个跳动在我们眼前的鲜活的小人。



场景一

- **福斯塔夫**：哼，求告上帝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中间有两个人深受重伤；我相信有两个人已经在我手里送了性命，两个穿麻布衣服的恶汉。我告诉你吧，哈尔，要是我向你说了谎，你可以唾我的脸，骂我是马。你知道我的惯用的防势；我把身子伏在这儿，这样挺着我的剑。四个穿麻衣的恶汉向我冲了上来——
- **亲王**：什么，四个？你刚才说只有两个。
- **福斯塔夫**：四个，哈尔，我对你说四个。
- **波因斯**：嗯，嗯，他是说四个。
- **福斯塔夫**：这四个人迎头跑来，向我全力进攻。我不费吹灰之力，把 盾牌这么一档，他们七个箭头便一齐钉住在盾牌上了。
- **亲王**：七个？咦，刚才还只有四个哩。
- **福斯塔夫**：都是穿麻衣的。
- **波因斯**：嗯，四个穿麻衣的人。
- **福斯塔夫**：凭着这些剑柄起誓，他们一共有七个，否则我就是个坏人。
- **亲王**：让他去吧；等一会儿我们还要听到更多的人数哩。

这个场景的波因斯，是个圈福了又波他，为中套这个和让塔行乔斯愿是己亲颜，这王套斯一被因不于自了，



- 从这个场景里，福斯塔夫的性格变可见一斑。
- 福斯塔夫有颠倒黑白、睁眼说瞎话的天赋。明明还没还击就吓得落荒而逃，他说得好像是经历了一场激战一般；明明才两个人，最后居然被他讹成了十一个。他在自己编造的场景里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英雄人物。



- 我们知道，福斯塔夫已经是个非典型、非主流的爵士了，他在人们眼里也就是个满口胡言、不务正业的家伙，为什么他还要拼命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呢？为什么他不干脆破罐子破摔呢？
- 我想，即使他明知自己秉性不好，却还是幻想自己是伟大、英勇的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强大的自我。只不过，有的人挖掘出来了，有的人只是一味幻想而已。



BBC

OPUS ARTE

Falstaff

Giuseppe Verdi

Bryn Terfel as Sir John Falstaff



场景二

- **福斯塔夫（起立）：**掏空我的脏腑！要是你今天掏空我的脏腑，明天我还要让你把我腌起来吃下去哩。他妈的！幸亏我假扮的好，不然那杀气腾腾的苏格兰恶汉早就把我的生命一笔勾销啦。假扮吗？我说谎，我没有假扮；死了才是假扮，因为他虽然样子像个人，却没有人的生命；活人拌死人却不算是假扮，因为他的确确是生命的真实而完全形体。智虑是勇敢的最大要素，凭着它我才保全了我的生命。他妈的！这火药般的潘西虽然死了，我见了他还是有些害怕；万一他也是诈死，突然立起身来呢？凭良心说，我怕在我们这两个装死的人中间，他要比我强得多呢。所以我还是再戳他一剑，免生意外；对了，我要发誓说他是被我杀死的。为什么他不会像我一般站起来呢？只有亲眼瞧见的人，才可以驳斥我的虚伪，好在这儿一个人也没有；所以，小子，让我在你的大腿上添加一个新的伤口，跟着我来吧。（负霍茨波于背。）

- 这是内战中的一个场景，也是一个经典场景。福斯塔夫和道格拉斯交战，倒地详死。哈尔太子杀死了霍茨波，然后离去了。
- 福斯塔夫显然不是一块儿战争的料儿，他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。打不过人家就装死，还要编出一大段话来为自己辩解，什么“死了才是假扮”“活人扮死人却不算是假扮”，再一次发挥了他“把死的说成是活的”的功力。



- 霍茨波明明是哈尔太子杀死的，福斯塔夫连这个功劳都想抢，往霍茨波的大腿上加了一刀，就要说霍茨波是他杀死的。看来他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夸耀自己的机会。



谈谈霍茨波

霍茨波无疑是一个成功的、英勇的将领，却不是个正直的臣子和一个合格的丈夫。我为霍茨波的死感到惋惜，这是一颗星星的陨落。但我对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目标却不能苟同。他骄傲自大，目中无人，为了逞一己之能，不惜发动内战；他的妻子每天为他担惊受怕，却换不回他的一句真心话。所以，霍茨波的死与其说是战略失误，不如说是注定的，是性格使然。



- 俗话说，一叶落而知天下秋，虽然我几乎没读过莎翁的作品，但从这一篇，就可以完全的感受到他四溢的才华。我们说一个作品能千百年的流传下来，那一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。莎翁不愧是莎翁，不愧是千百年来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！